

建国暨政协成立四十周年专辑

目 录

- 江会解放前后回忆录..... 容 辛 (1)
- 新高鹤总队“江门城工小组”尽力
促进和平解放江门镇..... 李锦波 (11)
- 解放战争期间有关统战工作的
回忆..... 曾国棠 (14)
- 新会“四变”的理想成现实 陈江天 (23)
- 政协新会县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
全体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彭 陵 (30)
- 圭峰山区绿化史略..... 谢 悦 (33)
- 新会城在五十年代爱国卫生工作的
回顾..... 李 立 (38)
- 古兜山贼匪歼灭记..... 何冀之 谭俊口述
谭仲川记录整理 (44)
- 回忆1950年秋季征粮工作二三事... 方 钊 (50)
- 回忆陈国伦先生议政二三事..... 唐珍琰 (55)
- 新会政协诗坛活动的回忆... 容忍之、李朝汉 (59)
- 回忆新会解放前夕民主同盟在会城
的活动..... 陈锦元 (68)

江会解前放后回忆录

容 辛

下面仅就个人所见所闻，江会解放前后的局部情况，回忆所及，随笔写来，不够详实之处，请亲历其事，亲临其境者忆述好了，这里所录只作参考。

一、解放前夕各种态势

1949年全国解放胜利之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於4月21日联合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两天之后即解放南京，从此挥军南下，势如破竹，广东形势急剧变化，广大群众兴奋地议论着：“广州快解放了！”。粤中区江会一带的国民党军政当局风声鹤唳，纷纷布置逃命之路，同时又密谋组织地方顽劣势力、土匪恶霸等武装，企图作最后挣扎，进行混水摸鱼，扰乱破坏，或是潜伏下来伺机反扑。当年八、九月间，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派李福林任珠江区反共义勇救国军总指挥，编组五个纵队；又指派保安第二、第四师在江门设立“新高鹤江门指挥所”，由保六团团长曾崇山兼任主任；在外海乡陈孟缙勾结马青肯，以陈腾名义组织“广州外围解放人民军第六总队”；在潮连乡组织“珠江区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委员会珠江口外沿海分会第二大队”，区志成任队长。

这是国民党在珠江三角洲所摆下棋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国民党新会县政府，早已考虑了逃走前的掠夺，县长张寿，下达紧急命令，在参议会上声言：征粮“要提前在七月份开征”。往常是在秋收之后才开始征粮的。

中共粤中党委於1949年8月作出决定：“粤中纵队使用更大兵力，配合主力野战军截击、阻击、追击逃敌，夺取敌占城镇，加紧发展乡村革命力量，削弱封建势力。”中共新会县工委即于江门秘密成立“城市工作小组”，团结和依靠江会民主爱国人士的力量，通过“中国民主同盟”和“新会人民解放同盟”等革命组织，发动群众，扩大进步势力。在乡村即通过各个中共党支部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队伍，加强统一战线，争取开明人士支持解放工作，扩大“解放大同盟”的革命组织，培训骨干力量。在百顷、荷塘，先后组织和集结了武装民兵，在棠下、三江、双水、崖西、杜阮等建立了武装工作组，开展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县政府的加紧掠夺，强行征粮、征税、征兵的“反三征”工作。根据各个乡村的具体情况，采取各种对策。有的地区用打“太极拳”的方式，以各种借口软性的反抗“三征”，有的地区则用“少林派”的方式，以硬功对硬功，抗拒“三征”。如百顷、荷塘、三江等地，县府虽派出武装队伍进行强征，结果碰得头破血流，以后再不敢轻举妄动。如1949年8月17日，县府曾对荷塘进行武装强征，县长张寿开始有点磨拳擦掌之势，派出武装十余人，由兵役科长陈白滔，科员何贵涛率领，耀武扬威地到荷塘。一是要壮丁，二是要钱粮。当他们进入荷塘腹地——塔冈村附近，呼呼喝喝要动手拉人时，怎知他们突然发现四面八方来了武装民兵，陈能植

同志指挥了这次武装抗征，大获全胜，把十余名保警连同科长等人，一并缴械，经过教育释放，他们垂头丧气夹着尾巴回去了，而乡内群众则吐气扬眉。

1949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刘安琪兵团南逃，沿江（门）佛（山）公路经江门，继续西向逃窜。其时江会两镇及附近群众，人心惶惶，害怕溃兵游勇进村入户抢劫。江门镇人心十分浮动，虽然没有全部关门闭户，却不少半开半闭，准备随时躲避。新会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禹卓早已逃走了，整个县党部竟摆了“空城计”。县政府虽然还有人员出出入入，不至空空荡荡，但是敌人的心态都是徬徨无主，觉得不知如何是好。而其中也有些人员心情兴奋的，工作是紧张的，这些人是“解放大同盟”的成员，由组织派进行政机关、学校等部门里去工作的。如梁正是县长张寿的秘书，陈丽荷是葵风小学校长，陈柏坚是侨光小学校长，陈仲衡是县府教育科督学。梁其苏医师是县长的家庭医生等等，他们积极探听国民党军政内部情况，一面向组织会报，一面向群众进行宣传发动迎接解放，安定人心。

刘安琪兵团的部队至新会时粮饷已空，频频向县府索粮讨款，张寿躲在家里不敢露面，县政府内谁也不愿出面应付，驻军得不到解决，追查县长住处。当时张寿住在仁寿路岑日初先生的“公余别墅”（岑先生的后人均在外国，别墅已无人居住）门高狗大，铁门紧锁。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兵，在门外大叫大喊，而屋内无人理睬，那些官兵竟开枪扫射其铁闸，引起仁寿路一带群众的惊慌，后来知道了实情，即纷纷谈笑议论。此种狼狈相，不仅过境的败军如此，驻在江门紫茶路黄家祠的保安营也是如此。营长邱中焕，对江门一位

记者诉苦说：“目前无款无粮，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他对江门一位记者李丹说：“原来曾和容辛有过初步联系，未及具体交谈，老容便离开复兴报了，以后无法联络，深为可惜。”他后悔当时自己的思想顾虑太大，贻误了难得的机会。他说：“现在想遣散队伍，个人出走另寻生计，但是无从筹措遣散费用，本人很难脱身。”他感到前途茫茫，对李丹说了一番内心的话。后来他逃到澳门去了。

1949年10月中旬，粤中纵队司令部在鹤山选田会议，进一步研究解放粤中地区的具体措施，决定成立“江会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欧初为军管会主任，吴枫为副主任，并建立“新会独立团”，吴枫兼任团长。并指派一部分骨干，提前进入江门、会城、荷塘、外海、百顷等地。由中共新会县工委曾国棠、李光中同志直接领导和分配工作。当时百顷和荷塘已着手把集结的武装民兵组编为连队，百顷首先成立新生连，接着荷塘成立黎明连，这两个连就是新会独立团主力的组成部分。

县工委在江门建立“城市工作小组”，成为开展统战工作的主要骨干力量。这个组的核心成员有李锦波、文植虞、刘锦沛等，他们依靠所属的江门“中国民主同盟”和“解放同盟”的盟员，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内，团结了广大员工参加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如邮电局、盐务局、海关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拒绝执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命令，保护文件、物资，组织电话所及行车公司的工人，成立纠察队等，秘密活动进行监视、护路、护车、护厂。在会城方面，依靠“解放同盟”的核心成员如陈仲衡、何达云、陈丽荷、陈柏坚、陈东等进行“统战”活动，争取国民

党政府机关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参加工作，用公开的名义组成“会城应变委员会”。从各个方面进行工作，稳定市内治安，发动教师、职员、工人，护校、护厂、护店。

二、“坚忍”部队的起义

刘安琪的部队陆续撤离江门，接着而来的是“暂编第二纵队”，代号叫“坚忍”。这个队伍是粤北师管区临时拼凑起来，把师管区所属曲江、清远、高要三个团管区及师管补充团改编为三个总队，另一个独立大队，直属警卫连，通讯队。总队相当于团一级，大队相当于营一级。原粤北师管区的司令王禄丰任暂编纵队的司令，云汉任纵队参谋长兼第三总队长。第一总队长陈世恩，第二总队长卢虞，参谋主任杨国栋，副官主任胡宇平，独立大队长冯畅卿，政工室主任阮世纯，全纵队官兵共一千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中下层军官及士兵都不愿跟着刘安琪兵团的尾巴继续逃窜，觉得这是毫无出路的死胡同。但是无人敢牵头提出“弃暗投明”的主张，他们要看王禄丰这个头头的倾向和意图行事。王禄丰是刘安琪兵团的副司令，兼任暂编第二纵队司令。他态度顽固，却又内心怯懦，等到“坚忍”部队到达江门之后，他本人没有紧跟兵团西去，而对纵队参谋长说：“要到中山石岐去，向广东省绥靖公署指挥所领饷（临时绥靖公署主任是余汉谋），其实这是借口，他一去不返。这个变化，给云汉等人松了头上的紧箍，众人同意云汉代理司令，于是“坚忍”的局面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并继续向好的方面变化。

这种变化有它的来龙去脉。水有源，树有根，到底还是“统一战线”的效力。

“江门城工小组”的成员中，有文植虞、刘锦沛，他们

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在新会统率委员会工作过，邓植之当时是该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文植虞、刘锦沛和阮云门同在政治部所属的政工队工作。抗日胜利后，邓植之在江门开办《复兴报》，文植虞和刘锦沛都投资赞助，成为复兴报社的董事之一。复兴报于1947年被新会县长汤灿华以“言论左倾，为奸匪张目”的罪名封闭了。文、刘二人在社会上呼吁支持报社。当时，复兴报被封时，编辑部内有两名中共党员任编辑，一名思想进步的民主人士当总编辑，曾被汤灿华点名，暗示要开除这三个人才能复版。报社的董事文植虞、刘锦沛、刘富文和报社经理邓植之等尽力掩护，安全地继续工作，对县府开展斗争，直至恢复出版。复版那天，文植虞等又送给复兴报社几串大炮仗，几面镜架，内容分别题字：“不平则鸣”、“为民喉舌”等。表示了一种社会力量给予复兴报大力支持，也就是对汤灿华县长的反动措施来一个回马枪，对争取邓植之接受进步影响又起了坚定的作用。继而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又介绍了李锦波进复兴报任主笔。后来文植虞等又在江门秘密建立了“民主同盟”组织，因此，该报社已成为统战工作的有力阵地。上面提到“坚忍”部队政工室主任阮世纯，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与文植虞共事的阮云门，他于1949年中，从粤北师管区离职回到江门，他找着邓植之这位“老上级”要工作，邓安排他在复兴报编辑部。当“坚忍”部队进驻江门时，阮云门同云汉又重叙了，其时，“坚忍”部队缺一个政工室主任，阮云门便又升了官，改名为阮世纯。通过这种关系，文植虞等就有了机会与“坚忍”部队的代司令云汉接谈起来。从中获悉云汉是民盟成员，于是越谈越投机了。云汉提出，希望找到解放军方面的关系接

治起义问题。

“坚忍”部队的军官中，不少人是想方设法寻找光明出路，有一个尉级军官，名胡雪怀，是荷塘白藤南村人，在乡名字叫胡鉴初，据说是当连长的。他于1949年10月18日回到白藤，向梅溪小学校长胡剑卿谈了一些秘密话：“部队里有位高级军官，叫卢运从，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与你（指胡剑卿）是同学希望你帮助设法找解放军的人员联系，商谈起义问题”。胡剑卿在乡间是一位老成持重的人，颇有威信，胡鉴初是他的学生，对老师十分尊重和信任。胡剑卿确是值得尊重的，他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不满国民党打内战，离职回乡，“半为农者半为儒”，在南村的梅溪公祠开办学堂，自任校长兼教师。至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发动学生、乡亲子侄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与中共荷塘党支部书记容忍之有密切联系，从各方面支持革命工作。1944年10月，珠江纵队主力部队向粤中挺进时，他积极协助联络物色地方的开明人士，配合渡江工作的进行。这次听到胡鉴初要寻找光明出路，他表示十分高兴，马上到塔冈去找访陈能植，塔冈是当时荷塘支部的活动阵地，陈能植是支部书记，那里有一间民兴丝厂是胡剑卿的学生胡耀椿兄弟们经营的，已停产了，支部派骨干在当地的立本学校当教师，也是通过胡剑卿介绍的。后来这个厂房成为中共荷塘党支部活动基地，是武装民兵的集结场所。

胡鉴初直接向陈能植提出：计划先把一个连起义过来，荷塘能否接纳？陈能植同志一时未能肯定答复，因为他考虑事关重大，要从详计议，同时要设法紧急向粤中纵队司令部请示报告。于是对他说明天双方作具体商量布置。陈能植知

道我刚从粤中纵队司令部派遣回来，准备去江门执行任务，他便立即到禾冈找我商谈交换意见。两人研究结果，认为事不宜迟，机不可失，根据当时形势和荷塘群众基础，可以把“坚忍”的一连人先拉过来，再行派交通员火急报告司令部，否则会延误时机。翌日，陈能植、陈能本、胡连壮等，与胡鉴初具体商谈决定：明天黄昏后，把连队开拔至棠下，入黑时到达周郡江边，以电筒光为号，塔冈方面准备船艇，一见讯号立即渡江接应。结果那天晚上毫无动静，大家议论纷纷，引起怀疑，也引起警惕。究竟是什么原因，都无从猜测。后来才了解到胡雪怀（鉴初）回部队向那位姓卢的军官汇报后，他不同意小动作进行，要从整个纵队考虑。于是在10月20日，有一个在江门经商姓胡的塔冈人，带着一个“坚忍”的中校军官来到民兴丝厂，要求会见解放军的代表人员，陈能植立即派人通知我到塔冈去，参加一起会见。那军官穿着整套武装，没有佩带手枪，胸章标明“坚忍”两字，领章佩着中校军衔，看起来颇为严肃。而我和陈能植，虽然是一身黑色便服，但束腰佩枪，也显得有点威严。招呼客人坐下后，那军官从衣袋里拿出一封公函交给我们，函内盖有“暂编第二纵队司令部”的大印，并有代司令云汉的签名，公函内容大意是派出代表前来与贵军代表商谈起义问题。我们表示欢迎之后，让他先提出具体意见。他的态度比较诚恳，首先要求保证全体官兵及随军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要求解决目前全纵队所急需的伙食供给；第三起义后要保持现有编制，编入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我和陈能植都赞扬他们弃暗投明的正义行动，答复他们的要求，同时提出三点意见：（1）绝对保证起义队伍全体官兵及随军家

属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我们解放军鲜明政策和严明的纪律，你们可以完全放心；（2）根据你们部队的起义行动，我们可以即日起供给全队的伙食，但必须按照我们解放军的现行标准，官兵一律待遇，每天每人三市斤大米，包括菜金在内，按实足人数发给；（3）改编问题要在起义后由上级按照政策办理。人民解放军早已宣布了“约法八章”，我们是实事求是的，你们不要存有任何顾虑。我们同时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维护江门、会城的社会治安秩序；第二要保存现有一切武器、弹药和文件，不得隐藏或毁坏；第三要监视江、会两地的敌对武装集团，不许其进行任何骚扰活动，尽可能将其解除武装，北街河面仍有敌对舰艇，要监视它不许其逃走。同时对他说：请转告贵队司令，我们的队伍，已进抵江门近郊，希望从速作出决定。“坚忍”派来的代表认为有些问题我可以立即答复的，第一、二点完全可以接受照办，第三点回去报告后，由司令研究处理。彼此交换意见并表明了态度，双方都感到满意。对方接着提出要求，即日解决供给问题。我们考虑，如果给予现款，一则我们没有这个可能，二则利用江门当地有密切利害关系的机构给予实物，可以起到监督作用。于是，我就想到江门商会，因为当时江门市面最关切的是治安秩序问题，如果近千名国民党军没有饭吃，要使江门局面不骚乱是很困难的。根据这种情况，估计江门商会一定是乐意接受代办供给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我过去在江门复兴报当记者时，认识了商会会长卢德云，相信他会理解这种矛盾局面，同时他对我有一定的印象和信任的。于是，我们很干脆地答应“坚忍”的代表说：我们写信给江门

商会，通知他们，按解放军的规定供给，你把信带给商会会长卢谔云亲启，便可照实解决无误。我在信内把条件写清楚，在“坚忍”部队保障市面秩序的前提下，逐日供给，取回收据，待我们解放军进驻江门后，一定如数奉还。事后证实了，“坚忍”部队凭这封信解决了供给。江会解放后，我在支前司令部担任参谋长职务时，江门商会便拿来供给“坚忍”部队粮食的收据，共一万多市斤大米，我们完全照数清还了。

“坚忍”司令部的代表把荷塘方面商谈的情况回去汇报后，云汉把情况转告“江门城工小组”，当时李光中同志也在江门，他知道“坚忍”分别向江门及荷塘两地进行接触，商谈起义问题，认为要会合起来统一谈判为好。便在10月22日中午，派曹汉生（解盟成员）、林树登（民盟成员）到荷塘找我，通知即到江门研究重要问题。我随即跟着来人动程到达北街，他俩带我向北街的警察派出所走去，我停下步来，露出一一点迟疑的态度，林树登马上告诉我，北街派出所的所长黄培年是我们“民盟”成员，门口放着一辆小汽车，是接我们往江门的。到达江门市内时，正是华灯初上，街上还算安定，没有慌乱气氛。我走进中兴路35号厚记行，是刘锦沛经营的五金颜料商店，我登上四楼之后便见到李光中、李锦波、文植虞等人在那里坐谈了，这个地点就是将要同“坚忍”部队代表们谈判的“圆桌会议”地点。我们会面时彼此内心既兴奋又紧张，而场面却显得很冷静。因为这是一场不响枪的战斗，做好临战准备是十分重要的。

（未完待续）

新高鹤总队“江门城工小组”

尽力促进和平解放江门镇

李锦波

“坚忍”部队起义确实有助于和平解放江门镇。那支部队原是国民党师级编制，有千余人，“坚忍”是代号。1949年10月中旬它从粤北败退经广州到达江门后，便不跟刘安琪兵团向南逃窜，原司令只身逃走，由留下的参谋长云汉率领官兵在江门起义，使江门安定下来。该部队官兵没有扰民，且能在新生连对陈腾在北街谈判时派人协助新生连在江门至北街间交通要道站岗控制局势。但仅仅这些表现还未能确保江门安然回到人民手里。当时有国民党广州城防司令部的人窜到礼乐，勾结礼乐大天二妄图抢掠江门，加上散兵游勇盗匪散布江门各处蠢蠢欲动。陈腾部队又冒充奉命接收江门。这一段时间内江门人心惶惶，面对这复杂情况，从外地进入江门不久的“坚忍”部队是无力应付那种局面的，只能做到自我约束，云汉也坦率承认他们部队战斗力很弱，我们也体谅他们，对他们没有过高要求做力不从心的事。

江门之所以能和平渡过真空阶段，欣然迎接解放大军和

粤中部队进驻市区，那有赖于“江门城工小组”在“坚忍”起义前从各方面做工作所得到的结果。

“江门城工小组”所做工作主要向工商界人士尽一切可能争取他们维护江门处于正常状态，通过江门商会所属各同业公会向成员宣传解放战争形势，解释党的工商业政策，收到一定的成效。工商界人士没有外逃去港澳，资金也没有外流，各行各业照常营业。其中较为显著的有姓吕的所经营的大米机不断碾谷供米粮卖给市民。航商把船只疏散隐藏在中山新会交界的小河里，避免国民党败军封船，阻滞败军向南逃窜的行程；到紧急关头派花尾渡驶向九江接应大军来江门，就算外商的煤油行库存汽油也没有疏散外运，使大军进军大西南及准备解放海南岛路过江门，得以征用那些汽油供军车使用。

“城工小组”人员文植虞、刘锦沛执行小组决定，向商会建议组织江门自卫队，由各商户派店员当队员，枪枝弹药向各同业公会征集。中小队长大多数由文植虞和刘锦波推荐担任。自卫队任务只维持江门治安，防范坏人破坏，声明不受任何方面调离江门。依靠这支自卫队，在市区日夜轮班维持治安，市民人心安定，坏人不敢妄动，盗匪受到遏抑，在解放大军和粤中纵队进入江门前起过很大作用。

另外“城工小组”还广泛联系文教界人士，分别在中小学校向师生做宣传教育工作。尽管在1949年9—10月间，国民党败退时散播不少谣言，学校仍照常上课，直至江会区军管会成立派员接收学校时，未发现有混乱现象。

“城工小组”利用仓后路“三新”俱乐部公开场合与设在江门、北街的国民党机关人员打交道，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式与他们联系，除了解其情况外，向他们宣传时局动

向，劝他们静观局势演变，到临近解放紧急关头，各机关没有疏散公物甚至破坏现象，到陈腾冒充解放军要接收原国民党政府机关时，那些与我们一向有接触的人员还是听我们的话，不让陈腾接收。有些单位有“城工小组”工作人员在里面工作，保护财物移交军管会更有切实保证。其中有原盐务局保留银元及枪支弹药交给军管会，那是林国祥巧妙运用有效办法做工作的结果，是显著的例子。“城工小组”属下的新闻从业人员所组成的“解盟”成员。尽力使《复兴报》及《民权报》及时报导江门和平解放消息，使《复兴报》器材完好保存下来。解放后军管会所办的《新中报》就是以接收《复兴报》物资而办起来的。

“江门城工小组”尽力做出这些成绩，是党领导正确得来的。当时解放大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人民渴望解放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极有利的条件。江门不费一枪一弹，没有骚乱，安然解放过来，并非任何单方面造成的，“坚忍”官兵起义前由云汉向荷塘和江门多方面找寻地下党的关系以处理其部队，也是他们有弃暗投明的愿望促成的，作为起义将领的云汉最初向刘锦沛找地下党渠道时，曾自我表白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南总”指示他在江门就地找党处理其部队。“城工小组”把云汉的要求向地下党转达，终于使他们如愿以偿。

江门和平解放，不仅江门居民高兴，也促使新会各地陆续解放。因为江门是新会县的重镇，江会区军管会初成立时就在江门仓后路原广东省银行办公，开展军管工作。

解 放 战 争 期 间 有 关 统 工 的 忆 作 回

曾国棠

一、初到三江的半年

叶坚于1946年5月从南雄撤到广州，仍由潘濂联系，先到番禺市桥当代课教师。暑期间到广州，遇到江村师范同学梁景舟、赵群芳，邀她来新会三江同他们一起当教师。他俩带她见了校长陈美媛，陈美媛带她见了陈洪有，经陈同意，才定了下来。叶坚由潘濂带着去见上级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听叶坚汇报后说：“陈洪有是无政府主义者，陈美媛要经过他同意，才让你去任教，这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不要怕，谨慎工作就好。你的组织关系，由我们负责转到新会。”

叶坚到新会三江二保小学后，10月上旬，新会党组织派李思硕（李东江）到三江接她的关系，指示“尽量掩蔽，做好学校本职工作，站稳脚跟。”后来觉得叶坚在教学工作中取得信任，组织布置她对校长说，有一位亲友要求来学校任教。不久，叶坚报告，通过陈美媛可多安排一个人来三江，希望年底前派人来接洽好。李从小冈仓前调我去接洽。

我从江门搭三江渡船往三江，同船搭客中有位非常健谈的中年人，活跃地谈时事，中心议论是中美签订所谓平等互

惠商约。参加议论也有三、四人，后来我也不时插上几句，这人更兴高采烈地、天南地北讲个劲。到三江码头上船时，我向他问路往南星祖，他说同路，欣然带到。后叶坚把我介绍给陈美媛，陈美媛带我去见一保校长，原来就是在渡船中结识的带路人赵高才。双方热烈握手，表示甚有机缘，一口就定下，我当一保校教导主任。

因为在渡船中觉得话甚投机，高才爽直地在全体教师会上讲他自己没时间在校任课，要在外面活动，学校一切教学事宜，均由颂孚（当时我的用名）负责，希望全体教师共同努力，干出成绩。于是订出了一套有严格纪律和考核制度。学生习作成绩、缺席课时等，均由学生各科代表组成的学习组统计，用表格公布。鼓起学生之间做到互相帮助、开展竞争，爱护集体，早上、中午课前还有学生站岗制度。有一次，赵其休偶然来学校看看，刚到校门，学生叫立正敬礼，运动场上学生就地立正，鸦雀无声，只有在他走过后，又活跃起来。而教室里的学生都分组互助学习，聚精会神。再看看墙上表格公布的成绩，他十分赞许。后来县教育科长赵梅友有次去见赵其休时，他还向赵梅友谈到这件事。

在一保学校短期内学生纪律和学业有很大进步，团结全体教师和极推行这些改革是主要的。其中赵振威老师也是高年级主任，亲力亲为带起他的班，起很大作用。有一位负责低年班的陆老师，是仙洞乡人，原在澳门开有旅店，因生意不景，回来当教师，感到仁和里的散仔馆多，影响学生比较散漫好斗，要教好一个班很头痛。陆老师是个天主教徒，很虔诚，我同他交朋友，深入细致，有时他还到百岁坊天主堂做礼拜、讲经，我也同他一起读经，一起参加礼拜，谈以

基督徒的虔诚，在班中推行学校纪律和制度，我还从自己负责的六年级学生中，抽些学生骨干到他班去协助辅导，效果很好，陆老师也很满意。

1946年9月，因在新兴暴露身份而转来新会的崔文信，组织要求教育科长赵梅友把他安排到三江祥光中学。梅友回乡探母时，便找校长赵仲渭说：“有位大学同学崔文信，是位较好的文科教师，且可教理科，如学校要人，希望安排他。”仲渭一口答应，崔持梅友介绍信到祥光中学任教。许久以后，梅友还没见过他。1947年我到三江后，除接了原来三江支部的关系外，同崔文信、叶坚成立一个教师支部（这个支部不同三江支部接触）。为了免于梅友若到祥光中学而不认识崔时闹笑话。因而梅友在回乡探母时，特选在晚间放学后，本地校长、教师不在校时，自我介绍地去见了崔。第二天是星期日，赵高才和我同船出江门，适梅友也在船上，高才把我介绍给梅友，这又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祥光中学和一保学校都没有厨房开饭，文信和我只得到二保陈美媛校长那里，联合外来教师，请人煮饭。二保学校外来教师和校长陈美媛订有福建泉州出版社一份报纸。是明明确确的无政府主义者办的报纸。他们当时对时局态度的基本调子是：国民党坏事做尽，共产党也见不得好。反内战吗？不知是谁打起第一枪，不能单向国民党反内战。那时，每次饭前都在一起谈，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者同共产党人一起论古今。大家都表现得很轻松，谁也不驳谁。有时崔文信讲得露一点，支部还不断提醒他要隐蔽。有一次二保学校的两位男教师晚饭后在学校激烈争起来，校长又不在，谁也劝不了。有人来一保通知我，才赶到劝下来了。次日，其中一位找我谈